



有令峻
邓向阳

反戈历下

吴化文将军起义



FANGELIXIA
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反戈历下

吴化文将军起义

有令峻 邓向阳

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九月

反 戈 历 下

吴化文将军起义

著 有令峻 邓向阳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编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全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7—5329—0125—4

I·111 定价1.25元

谨以此书
献给济南解放四十周年

序 曲

1948年7月。

东岳泰山南麓的大汶口地区。

在这片养育了中国父系氏族文化的土地上，缓缓行进着一支长长的部队——国民党整编84师。

美式的卡车、炮车，膘悍的骑兵，排成两队的步兵，由北向南，连续不断，长达数十里。

先头部队161旅旅长于忠骑着一匹黑马，走在队列的旁边。他望着远处罩在一片云雾之中的绵延群山，又望望在炎炎赤日下赶路的部队，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。

这位38岁的旅长，说来也算84师的少壮派了。中等偏高一点的身材，挺直的身腰，微黑的长方脸，显示出一个军人的威严。

他们已从济南出来10多天了。这次的任务是驰援被共军围困在兖州的第十绥靖区李玉堂部。这是徐州“剿总”司令刘峙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下达的命令。受命之时，李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数日，危在旦夕。但不知师长吴化文打的什么主意，本来增援解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，应火速前进，昼夜兼程，可师长既不督军加速，也不召集旅团长们训示。10天走了200多里，在泰安又歇息了两日，才又缓缓启程。听说，是昨晚蒋总裁发来了亲笔手谕，吴化文才下令拔锚的。不然，不知还要拖几日呢。

说实在话，于忠真不愿当这开路先锋。他从军20年，跟共军打过好多次仗了。虽说有胜有败，却败多胜少，共军的

厉害他尝过不少。特别是去年秋天以来，共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，国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，国军的日子很是不妙。从今年春上，国军又从“全面防御”转入“重点防御”，日子就更不怎么样了。于忠清楚地记得，共军今年的春季攻势是什么情形。

——那是从3月11日到21日，共军先后攻下了胶济铁路西段的14座城镇和广大地区。4月2日，共军又发起了潍县战役，守备潍县的96军陈金城部被共军重重包围，济南已处于孤立状态。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为挽救战场危势，亲自向蒋总裁请求，将吴化文的84师从鲁西一带调到济南，力图集中兵力打通胶济铁路，进而解潍县之围。吴部到济后，即汇同整编73师等部，由王耀武亲自督战，齐头东进。大概吴化文熟知解放军围城打援的战术，有意保存实力，一路进展缓慢。当时，于忠率领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潍河，潍县已被共军解放。幸亏于忠指挥部队逃得迅速，才没被吃掉。但整编75师一个团，却被全歼了……想起那次“潍河之战”，于忠还心有余悸。他望望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，暗暗祈祷，但愿老天爷保佑……

他摘下军帽，掏出手绢擦擦汗，觉得身上皱皱巴巴，活动了一下肩背，才知军服被汗水渍透了。他看着懒懒散散行军的部下，却没有一点儿责怪他们的意思。三伏天，打得什么鬼仗哟！真不如在家里……临行前的那天晚上，比他小15岁的娇妻灵芝陪着他，切了最好的红沙瓤西瓜让他消暑解渴。在雪白的纱帐里，她坐在他身边，一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胸膛，一手摇着团扇送他进入甜美的梦乡……灵芝那娇小的白玉般的肢体，那一头乌光油亮的青丝，那一双摄人魂魄

的黑眼睛……

唉——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距于忠161旅后方5~6里处的公路旁，有一棵树冠很大的柿子树。树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。车旁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国民党军官。从装束来看，这是一位将军。

这军官穿一身笔挺的军装，个头足有1.8米以上。他40多岁，粗眉大眼，宽阔脸膛，高鼻方口，显示出一个高级军官威严、粗犷的风度。

他，就是国民党84师师长吴化文。

“师座！”

口气恭敬的声音从吴化文身后传来。吴化文转过身，从轿车一侧走来一位四十五、六岁的军官。他中等身材，体态削瘦，面色微黑，大沿帽下戴了一付近视眼镜。这是师参谋长鲁长安。

“参谋长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吴化文没等鲁长安说话，急切地问道。凭他多年与共军作战的经验，他深知此时很容易遭到共军打援部队的包围。

“师座！”鲁长安镜片后一双精明的眼睛眨了眨，“我军周围没有发现共军，目前一切正常，只是先头部队161旅行进速度稍快。”

“唔。通知161旅放慢前进速度，与师部缩小距离。”吴化文心里似乎轻松了不少。他在柿树下来回踱了几步，双手拍腰，面对巍峨壮丽的泰山，自语道：

“好景致啊，要是将来真抗不过共军，在东岳之首占山为王，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哩！”

鲁长安微微一笑：

“师座想得太远了。如不是军务在身，我真想陪师长重游碧霞祠、玉皇顶呢。”

“好吧，等从兖州回来，咱们就爬它一趟泰山！”

这时，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，在柿子树旁“吱”地一声停住，警卫营长汪子臣惊慌失措地跳下车来。

“报告师长，于旅长的161旅孤军深入，被共军包围了！”

吴化文一怔：“什么？”

鲁长安忙问：

“共军有多少人？”

汪子臣气喘吁吁：“据前方哨兵报告，共军兵力可能超过我军，漫山遍野全是！”

吴化文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他料定共军这次的来头不小。略略沉沉心思，他便命令主力部队立即停止前进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扩大警戒范围，然后对汪子臣一挥手：

“继续侦察，迅速报告！”

当161旅的先头部队穿过一座小桥，进入一条山谷时，山上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。接着，解放军如排山倒海般，朝161旅压了下来。

旅长于忠几乎从惊马上摔下来。他勒住大黑马，朝天放了一枪，大喊：

“不准乱跑！顶住！给我顶住！”

但是，部队已全乱了套。全旅被解放军分割成三段，正在四下溃逃，于忠和旅部被压缩在了一条山沟里。他抬头看看，两面山上，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官兵，一支支步枪、机枪喷吐着火舌，手榴弹、迫击炮弹不时在自己的队伍中间爆

炸，山沟里一片哭爹叫娘的喊声。

于忠象头困兽，火烧屁股般地来回奔走。

山上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了，硝烟中传来了女播音员的广播声：

“……蒋军弟兄们，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！从今年春季以来，我华东野战军相继攻克了山东境内的周村、张店、潍县……这次王耀武派你们解救兖州之围，但就在今天上午，兖州已被我军解放……”

于忠一屁股坐在了地下。

女播音员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，继续在山沟上空回响：

“……我们的一贯政策是，首恶必办，协从不问，立功赎罪，立大功者受奖。只要你们老老实实，放下武器……”

一群丢盔卸甲的士兵爬到于忠身边，哭叫成一团：

“旅长，投降吧！我家还有妻儿老小呀！”

“旅长，不投降就全完蛋了！”

“旅长，共军是优待俘虏的，我去年就被优待过一次！”

“……”

大约是解放军见161旅还不投降，又是一阵机枪，步枪，手榴弹，迫击炮压了下来，山沟里血肉横飞，死尸累累，鬼哭狼嚎。

副官处长廖丰晨赶来向吴化文报告：

“……共军来势凶猛，我军如不赶快接应于旅长他们突围，161旅6千弟兄，有被全歼的危险……”

吴化文转身对参谋长鲁长安命令道：

“命令，全速前进，掩护161旅突围！”

话音未落，前方不远处枪炮声大作。

吴化文诧异地抬头望去。

外号“张飞”的团长张大兴骑马赶来，在柿树前勒住军马，叫道：

“报告师长！共军在前方拦截，我部无法前进！”

鲁长安从报话机旁走到吴化文身边，悄声道：

“师座，161旅不行了，旅长于忠已率残部投降共军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另据侦察，共军3个纵队正向我左右两翼快速运动……”

吴化文大惊：

“嗯？”

鲁长安脸色阴沉，又说：

“共军的这支部队，是齐鲁兵团的主力，战斗力很强。如果我军不赶快撤退，很可能要被共军全部吃掉！”

张大兴跳下战马，挽挽袖子，吼道：

“师长，您放心好了。我带全团断后，掩护全师撤退！”

吴化文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，命令道：

“撤！回济南！”

与吴军撤向济南的同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调兵遣将，向济南逼近。

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二年，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。1948年，华东野战军相继攻克山东境内中小城市后，决心攻克蒋介石重点设防的城市之一——济南，以迎接

全国战略决战的到来。

8月的一天夜里，齐鲁兵团司令部在泰山南麓一座大庙的厢房里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。

司令员在讲话：

“济南是国民党长期固守的据点之一，是蒋介石集团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据点。它位于津浦、胶济两条铁路交汇处，北靠黄河，南依泰山，易守难攻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蒋介石以他的‘名将’王耀武为司令官，以11万重兵防守，在日军防御工事的基础上，构筑多道坚固防线，并沿黄河洛口至南八里洼为线划分东西两个防区。东防区由国民党整编72师师长曹振铎为指挥官，由整编73师15旅、77旅、整编2师的213旅、特务旅、保6旅等部担任守备。西防区以国民党整编84师师长吴化文为指挥官，由整编84师155旅、161旅、整编2师211旅、青年教导总队、人民先锋总队、保4旅等担任守备，共2万多人。

“配置在徐州地区的17万国民党军队可随时北援，妄图凭借济南有利地势和坚固工事，与我军进行决战，阻止我华北、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，牵制我军南下，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。

“今年7月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，要求华东野战军于8～9月间攻克济南，并明确提出‘攻济打援’的方针，以一部分兵力攻打济南，而集中另一部分兵力打援阻援。根据中央指示，华东野战军的决定是这样的，用7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，另以8个纵队和地方武装18万人在山东滕县、邹县及金乡、钜野、嘉祥地区，阻击和歼灭徐州北援之敌。”

司令员拿起地图杆，指着军事地图说：

“为此，我们兵团组织了7个纵队，分为东西两个攻城集团。东线，集中攻击济南内城以曹振铎为指挥官的东防区；西线，则集中攻击吴化文为指挥官的西防区。”

司令员放下地图杆，又说：

西线守敌总指挥官吴化文，历来奉行西北军的练兵方式，实行封建家长式领导，部队武器精良，战斗力是比较强的，同志们不可轻视……”

政委补充道：

“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。吴化文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老蒋不会真心实意地重用他，他也不会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。所以，我们除了打他之外，还要寻找机会，争取他在战场上起义……这对于缩短战役进程，减少部队伤亡，减少城市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，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有着重要作用……”

济南战役的序幕，已在悄然拉开……

第一章

济南商埠区的一个早晨。

凸凹不平的石板路两旁，陈旧破败的商店门前张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子。

马路上，洋车夫拉着穿戴华丽的贵妇小姐匆匆奔走。小贩的叫卖声在大街小巷回荡着。

几辆国民党的巡逻摩托车飞驰而来，行人纷纷躲避。

十字路口，筑有钢骨水泥碉堡和沙袋掩体；一幢楼房被掏了几个洞，砌成了三层黑黝黝的射击孔。

大楼朝街的墙上，一个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占距着中心位置，旁边则不伦不类地画着一个半裸体美女广告。

就在这济南府的商埠区，在一片陈旧破败的民房之中，对比显明地立着一座较为豪华的古式建筑。门口有荷枪的卫兵站岗，院内有一幢带厦檐的二层小楼。

这就是国民党84师师长吴化文的公馆。

院里，一个10岁的女孩在鸽子笼边喂她心爱的鸽子。他是吴化文的女儿小娟。鸽子咕咕地叫着，啄食着她那胖胖的小手撒下的米粒儿。

“小娟！”

楼内传出一声清脆甜美的呼唤。

小娟转过脸，亲昵地叫了声：

“钱老师！”

随了又是清脆的应声，楼内走出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郎。

女郎乌黑的头发，在晨光中闪烁着亮光。瓜子脸上略施脂粉，娇嫩白皙，透出红晕。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，在双眼皮下泛着波光。

她是吴家的家庭教师钱美翠。

钱美翠轻盈地走到小娟身旁，爱怜地抚弄着她的头发，亲切地说：

“小娟，该上课了！”

小娟点点头，又恋恋不舍地回望她的鸽子：

“钱老师，你看我的鸽子，多可爱！钱老师，你喜欢鸽子吗？”

钱美翠扑闪扑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说：

“是啊，真可爱！。我也喜欢鸽子，因为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哪！”

小娟仰起圆圆的小脸儿：

“把它们老关在笼子里，都快憋死了。我放出它们来！”

钱美翠劝阻道：

“小娟，太太不是不让放吗？要是放出去，让当兵的用枪给打死了，鸽子就永远也回不来了！”

小娟乖巧地点点头，跟着钱美翠走进楼里。

在吴化文的卧室里，吴化文的妻子林玉屏心神不定地来回踱步。

这是位30岁左右的少妇，中等身材，体态微丰。她身穿一件鱼白色绸子旗袍，脚下是白袜子，白皮鞋，显得文雅秀气，落落大方。

卧室的墙上挂着字画，还有吴化文的大幅照片。

林玉屏已经知道了吴化文兵败大汶口的消息，只是放心不下吴化文。

楼外传来汽车喇叭声，林玉屏眼睛一亮，急忙走出门去。

黑色轿车开到吴公馆门口，两名卫兵急忙打开铁栅栏门。轿车开进院内。汪子臣乘坐的摩托车也跟着进院。

车门开了，吴化文走下轿车。他脸上胡茬子长得老长，神情十分沮丧。

卫士高喊了一声：“立正！”

林玉屏匆匆迎出门来，见汪子臣搀扶着吴化文，费力地朝楼里走。

廖丰晨拎着吴化文的皮包和衣服，跟在后边。

虽早已知道了消息，林玉屏还是吃了一惊，迎上去叫道：

“绍周！”

绍周，是吴化文的字。

吴化文应了一声，被众人搀进卧室。勤务兵、侍女帮他脱去军装、皮鞋，又端来点心、茶水。

林玉屏知道，吴化文每次打了败仗，很不喜欢人们在他面前说长道短，也不喜欢别人来劝他，而愿独自一人，默默思索。几天过去之后，情绪会渐渐稳定下来。那时，有话对他再说也来得及。于是，林玉屏让人安排给吴化文更衣、刮脸、洗澡，让他睡下歇息。

安顿好吴化文，林玉屏轻轻掩上卧室门，准备到书房稍息，侍女小莲迎上来轻声对她说：

“太太，陈先生来了，他要见你。”

陈先生名叫陈刚，是林玉屏的表弟。林玉屏从与表弟的

接触中，已知道陈刚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。在吴化文兵败回济之时，陈刚来到吴公馆，这使林玉屏感到有些异常。

客厅里，身着商人服装的陈刚，饮着侍女送上的香茶，等候林玉屏的到来。

陈刚20岁刚出头，瘦削的身材，长方形的脸膛。也许是整日奔波的缘故，脸色微黑。一双不算太大却有神的眼睛，似与年龄不大相符，显得过于深沉了些。

林玉屏快步走进客厅，轻声叫了声：

“表弟！”

陈刚忙站了起来：

“表姐！”

林玉屏示意请陈刚坐下，又回身轻轻掩上房门。

陈刚问道：

“表姐，大哥回来了？”

林玉屏点点头，心情沉重地望着陈刚：

“情况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林玉屏缓缓地说：

“表弟，这两年多，多亏了你和亲友们常来开导我，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。现在绍周南援失利，心情很不好，只怕这阵子……”

陈刚却说：“大哥心绪矛盾，我们正好见机行事。”

林玉屏很是担心：

“他可是个反复无常的人。我怕你一旦暴露了身份，他会六亲不认的。”

陈刚微微一笑：

“没关系。济南快要解放了。家里也来了指示，让我们抓紧做大哥的工作。我写了一封信，请表姐设法让他看到……”

傍晚，吴化文醒了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小娟欢叫着从门外跑进来。

吴化文坐起身，把小娟抱起来，揽在怀里，问：

“小娟，想爸爸了吗？”

小娟歪起脑袋，说：

“想！”

吴化文又问：

“学功课专心吗？”

这时，林玉屏走了进来，一边为吴化文穿衣服，一边笑道：

“她呀，光想玩，有空就去摆弄她那些鸽子。要不是钱老师管着她……”

吴化文暂时忘却了烦恼，呵呵地笑起来：

“哈，光想玩可不太行，得多学文化呐！象爸爸，是个大老粗！”

这时，钱美翠出现在门口，很有礼貌地对吴化文微微点头：

“师长回来了？”

吴化文点点头：“唔！”

钱美翠亲切地对小娟说：

“小姐，该上课了！”